

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批判

第一輯

岡察洛夫等作

思聞等譯

中華書局印行

370.7
K19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版

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批判第一輯（全一冊）

◎售價人民幣三千四百元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岡察洛夫等

譯者 思聞等

發行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 印翻得不 · 權作著有 *

· 總目編號 · (一五〇三五)(天)

印數 1-3,000

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家批判

岡察洛夫等作
思聞等譯

中華書局印行

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批判

目次

爲反動派服務的美國學校與教育	岡察洛夫作 思聞譯	(三)
美國在教育上對黑人的歧視	B. 優立也夫著 洗文譯	(二六)
如此美國大學	喻任聲	(三八)
美帝所倡導的世界主義及其文化侵略	M. 培恩許坦因著 高宗文譯	(四四)
美國控制下的日本教育	馬耶哥夫斯基作 唯智譯	(六一)
意大利反動教育的最後掙扎	聶克里奇作 方重甲譯	(七四)

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批判

爲反動派服務的美國學校與教育

岡察洛夫作
思聞譯

美國的學校現在正遭受着重大的危機。美國報紙已經被迫承認，美國的學校都已陷在自生自滅的境地裏，校舍找不到合式的，教師一有可能就要跳到別的工作上去。

連美國的執政要人也在談起國民教育的困難情形了。例如杜魯門就在其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致國會咨文中說：「這一事實誠令人萬分遺憾，像我國這樣富裕的國家，還有千百萬兒童沒有適當的校舍容納，也沒有足夠數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師。」杜魯門這樣表示，純粹是抱着聳動視聽的目的，他企圖因此獲得大量的選票。然而選舉早已結束了，却並沒有實行過任何改善學校狀況的措施。我們可以說，美國政府之對於教育，還沒有「幫助」希臘反動勢力來得熱心。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杜魯門在對大學生演詞中再度硬着頭皮承認：「我們的學校財政狀況如此情形，實在是世界上最富國家的恥辱。」

許多美國學校的教師都陷於異常艱苦的境地中。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區，一個教師要同時教八班學生的課，這是很顯然的，一個教師從第一班一直教到第八班，這不過是浪費時間。在這樣情形下，學生們要獲得真正的知識，自然是應毋庸議的。

美國國民教育的地方均權化，這原是看作民主制度的一種標誌的，但這個「民主制度」却造成了對於教師的專橫關係。只要教師不到教堂裏去，而出席了進步黨組織的集會，學校當局就立刻剝奪他的工

作權利。關於檢查「國家機關服務人員忠貞」問題的法令，也廣泛地在教師頭上實施，一切「嫌疑份子」都立刻被學校方面解除職務。

關於教師的物質狀況與法定地位如何，可以從美國刊物上摘一點事實來作證。美人格來特出版過一本名叫「論訓育」的書，其中寫着，「……人一做了教師，他的社會地位就降低了一等，即使是出自名門的人也在所不免。」在一九三九年的一本「教育雜誌」中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醫生、職員、或者律師，即使他們的腦髓沒有一點皺皺，如同光滑的玻璃杯外表一樣，你總是把他們算作體面社會的人物，但是教師却只能使人引起卑微不足道的感情，而以為和教師社會地位相近的只有平民。」美國名人羅培爾脫，李特爾在其「教師的報酬——國家可恥的烙印」一文中，報道下述令人憤慨的事實：「密西根這是很富裕的一州，但付給教師所得的報酬，每年僅有四百金元——比拾瓦礫者還少。另外還有三十個州的教師薪水也比國家機關打掃工人所得要少得多。」

美國教師的艱苦生活，迫使他們不得不找一些與教育毫不相干的補充工作，這樣，就當然要給教育的品質帶來壞的影響。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密西西比州開維爾城有個叫荷林斯的教師，每年夏天都要被迫做一些牙刷生意，藉以維持自己和家庭。

女教師所處的地位更要困難。美國的初等學校的教師百分之九十都是婦女，而在中等學校，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在「美國教育界」雜誌一九四七年五月號中，曾經把美國女教師這樣概括起來說，「女教師沒有享受年金的權利，也沒有享受生產假期的權利。」在許多地方，女教師要是嫁了人，却不放她們留在學校外邊，做母親的也要無條件這樣做！威斯特靈——雷席爾夫大學教育學教授曼意·阿爾巴塔諾脫在其「教師——是人」一文中說，以如此態度來對付女教師，社會徒然糟蹋了許多有價值的人。這

個教授根據實際材料斷言，在女子教育工作者中患着精神病的，要遠比其他的職業婦女多。阿爾巴塔諾說，『這自然，一個健康的女子，喪失了享受家庭生活，教育子女的可能，失去了個人生活的可能，她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神經了。在女教師中，有很多人是被迫過着獨身生活的。』曼意·阿爾巴塔諾說在其結束語中悲憤地說：『不要忘記，教師也是人，他們也要家庭、孩子，他們也要幸福。』

在這被贊頌為民主的國家裏，教師就是這樣生活並且工作的。

這就不要奇怪，為什麼他們一有可能就要從學校中跑出來。僅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期間，已有三十五萬以上教師離開學校。根據『新聞週報』的統計，現在有六萬班學生找不到教師。

美國學校的教育內容始終是非常空洞膚淺的。教材都是偽造的，企圖使學生的腦子塞滿美國有特殊歷史使命的思想。美國反動份子高叫，美國學校是社交和自由自在的場合。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學校中宗教的影響是越來越強烈了。可以說美國八百所高等學校，其中有二百七十三所完全屬於天主教管理。在這些學校中求學的大學生有一二八、八四四人。屬於天主教管理的中等學校有二千二百三十五所，學生有三十五萬人以上，初等學校則有七千七百九十四所，學生有二百一十一萬二千人。

在一本書名叫『教育哲學』的美國教育研究年刊中指出，學生的知識要不是貫徹着宗教感情，這就是有害的無用的。有一個名叫惠廉·麥考金的也這樣說：『教會認為宗教是最重要的知識……良好的道德修養要比學會文法重要，培育做一個好公民，要比能夠賞鑑莎士比亞作品重要，在孩子中發展宗教感情，要比其餘一切都重要。』

在美國學校所採用的教材和教科書，都是反科學，歪曲歷史發展規律的。在課本中他們告訴大家說，每一個美國人，都獨立於環境之上，可以做百萬富翁，也可以做大總統。據說，一切都決定於個人

的才能，努力，勤奮。類似林肯的生活道路，常常被引來作為範例，自然，要在美國教科書中找出階級鬥爭以及勞工與資本家的矛盾，只是一種癡想。

壟斷資本使所有的學校都處在它的勢力支配之下，利用學校作麻醉青年的強有力的槓桿。沒有一個教師敢於使學生在事物的真實情況前睜開眼睛。寫過「學校的危機」一書的大衛·列克斯這樣描述着美國現代學校教育的特點：「商業家金融家正統制着學校教育。在美國沒有一個學校敢於向學生說出關於階級鬥爭，關於雇主與工人之間鬥爭的真理。沒有一個教師敢於向孩子們揭露在他們祖國常常發生的社會黑暗生活。教歷史與公民的教師即使知道了事物的真實狀況，他也只應當把謊話教導孩子：假如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就要被解職……編著教科書的也不得不寫些謊話，掩蔽真理，歌頌戰爭，把百萬富翁推頌為民衆英雄。美國的學校都是盡最大的可能來讚美戰爭，教導孩子來無條件服從的。」

爲了把青年都養成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精神，美國正在加強教師思想意識的改造。每個教師只應該有「美國式的思想」，只要有一點點進步思想就得趕出學校，並且編進「黑名單」去。所有這一切都是高聲叫喊關於個人的自由，關於民主等等下面做出來的。反動派對於教師這樣瘋狂的壓迫，這是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們政治觀念上去的。

桃樂第·基爾克伍特在其「美國，你帶來的是什麼」一文中寫道：「現在在美國所有教師都在說『民主』這個字，但是他們能夠說些什麼樣的民主呢，他們能夠教導一些什麼樣的民主原則呢，他們不准同黑人教師一起參加集會，他們辯護着私刑拷打，但當知道關於大批黑人被殺時他們却就歡叫起來……，他們沒有能力理解貫徹着無神論的科學，他們不了解他們的思想上敵人的觀點，他們沒有能力理解別的國家文化和科學上所達到的成就，特別是俄羅斯的文化和科學，法蘭西的文學，他們拒絕承認歐洲各民

族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美國的兒童所能接受的都是一些對於民主歪曲的理解，但對於這一點，不能只歸罪於教師們，而更要歸罪於那些只付給教師非常可恥的低微的薪水的人，那些把雇用廉價教師像他們經營煤業買賣一樣作風的人，那些剝奪教師發表自己的判斷，並且千方百計的迫害着一切較有生氣較有思想教師的人。假使一個教師只爲如何滿足於爭取日常所需的麵包，有這樣事實的存在，離開民主是多麼遠。不相信明天——這是迫使教師們放棄自己理想的最有力的武器。」

現在對於進步教師以及國民教育家的迫害，是越來越加強了。一切進步的熱心的教師，都被當作「破壞份子」。在紐約州頒布的所謂「文堡法案」，這裏面寫道：「現在接到報告，有一批破壞分子正在本州各國立學校中從事工作……由於在國立學校對血氣未定的孩子灌輸這一類思想的結果，破壞宣傳勢必傳佈得更廣，因為他們經常教導着孩子，孩子經常從他們那裏領受教訓和指示。立法當局認爲，這類破壞宣傳的傳布之能實現，並且常常得到實現，這是由於做得非常技巧，不易爲學校當局察覺所致。所以立法當局認爲必須堅決實行這個法令，禁止破壞分子再在國立學校中供職。」

這是很顯然的，所謂「破壞活動」，其意義就是指那些反對種族歧視，把北大西洋公約認爲是準備新的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戰爭公約，那些把「馬歇爾計劃」看作是奴役其他民族計劃的人們底行動。所有這一切都被認爲共產主義的宣傳。

假如在偵查經過中，對於所謂「破壞活動」找不到一點可以坐實罪名的證據，也仍舊要加以有從事「非法活動」嫌疑的罪名。例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在伊利諾州斯柏林費爾德城白勞爾塞委員會（紀念共和國上議院主席波略·白勞爾塞而命名者），曾公布了關於偵查芝加哥大學以及羅斯福學院「破壞活動」的報告。這個委員會不得不承認在這二個學校中並沒有發現什麼破壞活動，但在偵查經過中仍舊

硬說他們的「行動近圖謀不軌」。因此白勞爾塞委員會便提議開除那些拒絕承認他們是共產黨員的大學生，解除那些拒絕脫離「破壞組織」的教師的職務，撤換那些拒絕解除不安分教師職務的學校主持者的工作。

美國的初等學校和高等學校的教師現在正陷在令人窒息的環境裏，他們不能對金融資本家支配集團吐露任何不滿。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當二十個反動教育家，其中有哈佛大學校長傑姆斯·康因特，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霍威爾，紐約中等學校督學威廉·楊森等人，發表了宣言之後，是更趨惡化了。

宣言的作者們裝腔作勢的主張必須保持和平。但立刻就從裝腔作勢的和平聲調轉變到要戰爭了。在這宣言中，他們強調着美國已經感受到侵略威脅；戰爭的威脅「要求所有美國人民根本改變自己的精神狀態」。依照宣言作者的主張，現在美國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於要幫助美國國民解答這些問題，不是我們要和平的問題，而是假如我們要保持和平，什麼是可以忍耐的，什麼是不可以忍耐的問題。在反動份子一切毒辣手段中作為萬應靈藥來使用的，這就是要求進步的教師，特別是共產黨員離開他們所執教的學校。

在那宣言發表以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校董會又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宣布，從七月一日起這個大學要有四千以上講師遭受解職的威脅，應該趕緊向現在美國政府宣誓效忠，放棄一切爭取自己個人權利的鬥爭。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佛洛里達州塔拉赫斯城，宣布成立州立法會議的特別委員會，以便在學院或大學中進行調查破壞活動工作。這個委員會向教師們發出了調查表。在這個調查表中，不但沒有加入

何種黨派的問題，還有這一些問題，例如「你從前對於在佛洛里達關於種族問題的任何法令有沒有公開反對過？」之類。委員會的委員早就預先決定，不管調查表上問題如何回答，總是要解除一部份教師的，特別是黑人教師的職務。例如，有一個委員會的委員，他這樣回答當地向他們抗議發出這個調查表的人民代表說：『如果多數黑人教員敢於提出相反的回答，那委員會方面就有根據懷疑他們說謊。』

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無論怎樣恐嚇着美國全體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但是光是謊話，栽誣是永遠無濟於事的。進步勢力正在進行反對反動派的鬥爭。美國的公衆意見已經不再對反動派的暴行表示不聞不問了。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有五百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師召開會議，在會中通過了抗議強制他們效忠的決議。

美國的有力的學生團體，名稱叫作「菲·台脫·卡柏」的，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發出了反對要求宣誓的抗議。在這抗議中說：『要是只強迫教師們必須宣誓效忠，而對於從事其他職業者却並不這樣要求，或者是讓一些並不從事教書這一類職業的局外人，來調查教師們的職業專長，以及他是否忠貞，這不但引起了學院方面教師精神上的反感，而且更引起了學生們的反感。』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指南日報」評論家琴尼克斯·披爾曾說出了許多美國進步知識分子代表們所要說的意見，他說教師們是完全正確的，他對於教師們可能有賣國行爲這個愚蠢的武斷覺得非常憤慨，他指出，這個宣誓效忠的要求實際上就是疑心某些人有「賣國行爲」。披爾以諷諧的態度安慰着教師們說，他們並不孤獨，還有職工會的工作者、市政工作者、國家和聯邦的機關工作者也分擔了一部分。披爾嘲罵着這種想憑藉魔術式的咒語發誓把美國從「破壞活動」拯救出來的想法，他提議索性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那天（美國獨立紀念日），令所有美國人不論其年齡如何都同時在正午宣誓，聲明他決

不加入企圖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組織，他說，「這樣一來，我們便都成為美國好公民了。不單是教師、公務員以及原子能科學家能夠憑藉這個魔術手法變成信賴可靠的人，我們全體人民都能夠這樣的。」

「工人日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在其社論中號召美國的家長們起來保衛他們的子女。「工人日報」指出了艾森豪威爾也是建議把共產黨人從美國教育組織中「清除出去」宣言的參加者，他們說，「從一九四四年以來，同艾森豪威爾有關的事已經發生過不少了。他靠着寫作以及電台廣播演講，弄到百萬以上的錢，……他在工業家和銀行家的大聲喝采下防衛着企業家的活動自由，而此刻艾森豪威爾將軍又來號召把共產黨人從美國的學校中清除出去了……。」

「這是胡扯，共產份子的教員不能教導真理，如同艾森豪威爾——康因特之流在宣言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正是以愛國主義和愛祖國來教導大家的。然而這完全不是那一套，愛戰爭、愛利潤以及愛華爾街老闊所謂「自由的企業活動」的愛。假使人一相信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就不能在我們的學校裏教書，那末就應該把我們的教師排成隊伍，封閉了他們的嘴巴，命令他們學着鵝步開步走，這樣一來便能使他們變成反動哲學和戰爭宣傳的傳聲筒了。」

現在美國的學校已經成為思想上反對勞動者的工具，它們是一天比一天軍事化了，特別在實施強迫軍訓以後，它們更成為散佈戰爭狂的工具。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杜魯門曾召開了一個國民顧問委員會，審議關於普遍軍事訓練的問題。過了一些時候，杜魯門又說：「我希望，你們能夠響應顧問委員會關於實施普遍訓練的號召，我希望，戰爭這個字，能夠緩和起來。」

杜魯門在這個演詞裏雖然不願意，但終於說出美國青年現在是生活在非常困苦條件下。杜魯門

說：「在已經被徵召服役去的我們的青年們中，其中有百分之三十身體和精神方面都不大健全……」杜魯門在戰爭時期不擇手段，不顧有三分之一的青年身體和精神的健全，仍舊把他們徵召到軍隊裏去，現在他又建議實施軍事訓練，實施學校的軍事化了。依據杜魯門的說法，學校軍事化，「這是我們政治制度繼續存在的必要保障。」

杜魯門又說：「我希望我們的青年都獲得這樣的知識，就是應該想像一下我們的政府，它究竟有着什麼樣的意義和什麼樣的責任。我以為，實現這一步最好的方法，就是實施普遍訓練。」然而是什麼樣的訓練呢？杜魯門不肯明說這種訓練就是軍事訓練。但是陸軍部方面却緊接着杜魯門之後，把它非常明顯的講出來了，他們揚言，這個軍事訓練已經「創造了我國青年教育水準提高的有利條件。」

菲茨派特里克在其「在民族標準上教育所蒙受的損害」一文內，引證了杜魯門的演詞，他不由自主地揭露了學校軍事化的政策，他說：「我們成立國民顧問委員會，目的在於實施軍事訓練，而且只有軍事訓練。我們並不想在一般方面或者是社會主義實驗方面實施什麼訓練。我們也不着眼在體格訓練、衛生教育、還有職業訓練方面，除了它們是構成軍事訓練的一部份之外。軍事訓練——這是訓練殺人的技術，這和你們是否是學者、行政官吏或者是軍人是沒有關係的。」

美國學校的軍事化，這證明着戰爭煽動者正在利用一切手段來鞏固軍人的統治，實現對於全世界的統治。亨利·華萊士說過，金融資本家在這和平時期所以要實施強迫軍事訓練，「……是要在我國成立美國式變相的警察國家，作為統治全世界必要的前提。」

愛達文·強生指出，青年學生的實施軍事教育，完全無法安靜歇斯的里病者的神經的，而只會助長這班蠢貨好大喜功的習氣。「把未成年的青年從學校中、從和平環境中以及家庭的保護下強拖出來，使

進軍營裏去，還不過造成了在現代醫院中治療的一千個病人有二百個人患着花柳病的事實而已。」

軍事化掌握了全部的美國教育組織。在學校裏青年們被這樣的信念教育着，什麼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什麼美國的影響應該散播到全世界去。什麼共產黨要來搞亂美國人所願意過的那種生活，所以他們是美國最可詛咒的敵人之類。

特別在高等專門學校裏，更盛行着對於人民民主國家關於蘇聯最歪曲的理解和想像，軍事化也正在這些學校中以全速力進行着。說實話，杜魯門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在大学生軍事訓練方面已經用去了一億美元。

戰爭狂正在全國加強起來，特別在成年人中加強的培養着。準備新的戰爭的華爾街老闆，就利用這一切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A. 日丹諾夫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中，曾經說：「美國擴張主義集團夢想着準備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處心積慮地要想到……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毒藥毒害着落後的文化程度較低的美國羣衆，要想憑着各種各樣反蘇反共的宣傳工具如電影、無線電、教堂以及報紙之助，「欺騙」着美國市民。」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對於黑人方面，是實施了種族差別待遇的政策。黑人的孩子，實際上是失去受教育的權利的。

美國學校的教育就是這樣實踐的。美國的教育就是有着這樣一種「民主」性質的。

這個反動的實踐還有相應的教育理論來加以配合。美國的反動教育家特地給美國學校反動的教育實踐想出了「理論根據」。

美國反動教育家，在華爾街老闆面前表現了自己忠心耿耿的感情，並且給美國式的教育找出了理論

根據。那些頑固的保守份子，如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九十歲老教授約翰·裴意，和另一教授喬其·卡溫茨，聖路易天主教學校校長威廉·麥高金，基爾派特里克，費里蒲斯等等都曾出場，他們這一夥在資本主義制度危機面前體驗到了本能的恐怖，他們要努力找出一些最巧妙最靈活的方法來欺騙勞動羣衆。這一切哲學反動派的「名家」，他們忘却了過去的分歧，一致來給教育的目的和任務找出一個統一的理論原則。「教育哲學」的編者白魯巴霍爾寫道：「關於教育學該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把它當作哲學問題來考慮過，原因是很多的，但最主要的該是我們所生活在那裏的混亂的環境。現在對於教育，應該要求它貫澈着持久的政治理想。」這一種所謂「持久的政治理想」就是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政策。

作爲全世界反動派領袖的美國大商人，他們努力要把他們的思想上的影響達到地球上所有的人。青年教育的問題更佔重要的地位。反動的資產階級看清了教育是影響羣衆的強有力的工具。

美國的反動教育家們，打算把美國的教育制度是合乎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制度這個看法，找出理論的根據。

我們沒有可能把所有反映着美國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現時狀況的教育著作一一加以討論，只能舉出幾本重要的著作。其中首先要舉出的有：裴意的「今日的教育」（一九四一年）以及「人類問題」（一九四六年）；卡溫茨的「美國的歷史使命與教育問題」，最後還有「美國教育的哲學基礎」。最後一本書這是諸家文章的合集，並且被指定爲學生所必備的參考書的。

在所有這一切著作中都反映着對於美國教育制度的深刻的不滿。這個對於現存教育制度的不滿很可能使沒有經驗的讀者迷糊起來。很可能造成這樣的印象，以爲作者們真在爲國民教育而憂傷了。但是結論全然是另外一種的。這裏是顯示了即使美國帝國主義思想上的騎士，如裴意、卡溫茨之流，也不能抹

然新聞紙、電影和無線電廣播的買賣性以及國民教育的危機。裘意不得不承認下列這樣事實：「不必奇怪，立脚在以營利爲目的企業活動基礎上的經濟制度，使報紙本身也只能以實現營利目的之企業活動爲依歸，這種受現時制度所支配的觀念正在廣泛地持久地應用，報紙也構成了其中的一部份……在現時學校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如何防止報紙和無線電廣播的影響。」（「人類問題」）真的，現在報紙、電影、無線電廣播正在把青年引誘到墮落的路上去，使得學校不得不負擔起「計劃防止這些電影」的責任。裘意對於學校應該努力爲了防止報紙和無線電廣播宣傳的號召，用意是在迷亂美國人民關於學校真正作用的認識。裘意關於學校職責爲善的說法，是打算掩蓋美國學校對於青年們的腐化行爲。

裘意不得不承認，美國青年找不到發揮自己力量的可能。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及它的無政府生產使得經濟危機和失業持久下去。但是裘意却認爲這個體系是保存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條件。他所看見的危機的原因，只是時代的不平衡性。他說：「我國以全力照顧着國民教育的利益。在這個精神工作之下，我們已使中等學校以及專科學校的學生數目增加了五至六倍；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在這些專科學校訓練出來的青年，在現在大多數沒有運用他們所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找不到工作。」

裘意對於現在的教育方式表示很不滿意。按照他的意見，國民教育沒有統一的領導目的，或照他另一種說法，沒有作爲鼓舞的社會目的。他這裏是故意裝作糊塗。其實，美國教育方式是有它的「社會目的」的，但這個「目的」却顯明地表現了壟斷資本的利益上，所以裘意要竭力加以隱蔽。他這樣警告着美國有產階級，「假使這個教育方式不能訓練未來的國民，解決當代的巨大問題，那我們的文明就要毀滅了。」

「美國教育的哲學基礎」的作者們也沒法抹煞美國教育的種種罪惡，他們稱之爲教育方面「時代性

的缺點」。照他們的意見，主要的缺陷在於學校工作有極大的實用主義傾向。他們雖然不願意，却終於指出了現代美國高等學校校長的真面目。『學校校長最大的注意並不在教育上，而在金融投機、足球比賽上。學校的行政當局對於商業作風非但不加糾正，而且更助長了它，使這種作風深入在教育中……』他們竭力把事務家提到第一位，政治放到第二位，而教育則放在第三位。』

在這些批評意見中，顯示着他們對於美國學校的教育工作狀況，最近學校的發展形勢感覺非常不安。可是這些不安，不是從事着訓練青年面而生活真正改善工作的正直而進步人們的不安。上述一些著作的作者們，無非是要利用教育來完成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新的任務。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資產階級，特別是美國的，他們已不再侈談什麼民主，開始對所有優秀進步的事物進行赤裸裸的進攻了。在思想戰線的教育問題方面，他們的騎士就努力要給帝國主義集團的擴張政策，找出它的「理論」根據，掩蓋它的世界主義的真面目。依照他們的主張，教育應該是全人類的而且應當適應「二十世紀的問題」。二十世紀也者，照美國式原理來解釋，這就是美國世紀。

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迫使資產階級事業家，必須從科學方面找出一條能從既成局勢中解脫出來的出路，找出新的思想方法來影響勞動人民。現代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在爭取民主的外衣下以最反動的理論爲帝國主義而服務。

這些資本主義新的救星，是在什麼樣的方法論基礎上來建議「改善」青年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的呢？這一種方法論的基礎就是各種各樣的主觀唯心論，而特別是實用主義及其變種——工具主義。關於實用主義美國人自號是他們最獨創最能夠解答他們所思考問題的哲學。但在事實上，實用主義既不是新的，而且也不是什麼獨創的哲學理論。實用主義——這是變相的主觀唯心論。我意把實用主義看作是超然於